

詩



經

卷一



中国历代诗人选集

诗 经 选

刘逸生 主编

周锡馥 选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3744

广东人民出版社

953744

诗 经 选

刘逸生 主编

周锡馥 选注

e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出版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82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1插页 227,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960册

书号10111·1418 定价 1.65元

出版说明

《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原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在香港出版，向海外发行。现经我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商议，决定照原版胶片在广州重印，向内地发行。本书此次重印，主编者刘逸生同志和各册的选注者，均对原书作过全面的检查与修订。个别错漏之处，由于胶片不便改动，插入勘误表，以示负责。请读者注意。

DC 67/22
《中國歷代詩人選集》

編纂說明

中國向來有“詩國”之稱，詩歌藝術傳統深厚，源遠流長。自先秦時代以來，數千年間，作者如雲，名家輩出。他們辛勤勞作，不斷創新，寫下了無數名篇佳作，把詩歌藝術，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這些傑出的詩人和作品，有如羣星燦爛，閃耀天際，照亮了中國文學發展的道路，成為了中國文學藝術的高度成就的象徵。時至今日，這些詩歌作品仍然以其真摯深刻的思想內容和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深深地吸引着無數的讀者，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歷代詩人選集》作為一套大型的古典詩歌選集，它的編纂宗旨，就是試圖通過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民初數千年間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選介，幫助讀者認識和掌握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基本輪廓，為讀者閱讀和欣賞古典詩歌的精華，提供若干方便；同時，也是發掘和整理古代的文學遺產，並通過學習和研究使其優良傳統得以發揚光大的一次初步的嘗試。為此，我們定出了如下一些編選準則：

一、本選集所選的歷代詩人，須是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影響較大的。作品以內容健康、較有積極作用者為主。至於作品思想意義雖然不高，但藝術上確有成就，影響較大的作者，也適當增入，庶免偏頗。

二、本選集以人為主，分集出版，每集選一人的作品，多者一百首左右，少者五、六十首，以能反映詩人思想及藝術風格，不遺漏其重要作品為度。間有流傳作品較少，而又

不應漏選之詩人，則以兩人或多人合成一集。此外特殊形態者如《詩經》、元人散曲，雖非一人一時之作，但對中國詩歌發展頗具影響，不可或缺，也分別自成一集。

三、本選集以詩家為主，間收詞人之作，詩詞均有較大影響者，則詩詞並選。

四、入選作品，一律加以注釋，但不作過分繁瑣的徵引或考證，唯求通俗簡明。鑑於古典詩歌語法結構的變化特殊，表現手法複雜，雖有注釋，一般讀者往往仍不易明瞭詩意。故除了個別作家作品確已明白如話或見注可明者外，一般均對詩句加上白話文串解，置於每則注釋之始。

五、每一選集，開頭均附以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及作品的主要傾向和特點。入選的作品，每首均有題解，具體說明作品的寫作背景、主題思想和藝術特色。但不求面面俱到，看作品的具體情況而定。

中國的古典詩歌，是一個蘊藏量極其巨大的寶藏，珍珠瑪瑙黃金白璧固然俯拾即是，然而要從中挑選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却又是一件需要高超藝術眼光的極其繁難艱巨的工作，決非少數的幾個人能夠辦得到的，幸而前人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只不過是在他們的基礎之上，做一點再篩選和再整理的工作，如果讀者感到這套選集對於學習和欣賞中國的古典詩歌多少仍有一些幫助，那麼我們就得感到最大欣慰了。應當說明，由於我們學識淺陋，加上時間匆促，這個選集無疑還是十分粗糙的，其中錯誤不當之處定然不少，希請廣大讀者給予指正。

在本選集編纂過程中，得到有關各方面的支持和協助，不少老朋友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區潛雲先生又為各集一一題寫書名，使這套簡陋的選集大為增色，在此一併鳴謝！

劉逸生

一九七九年中秋節

前 言

從古到今，無論哪個時代、哪個階層的人，凡是讀過《詩經》的，無不為之擊節讚賞。這種現象，充分說明了《詩經》內容的豐富性、複雜性，以及藝術形式、手法的多樣性。下面，我們準備從三方面加以介紹。

一、《詩經》的編集和流傳

《詩經》，是我國兩千五百年前的一部詩歌集。也是全世界碩果僅存的最古老的詩集之一。今天，它不但在我國擁有廣大讀者，而且被翻譯為多種外國文字，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

《詩經》（原來叫做《詩》，又稱《詩三百》，“經”字是戰國以後的儒家學者加上去的，但已經沿用至今，所以我們亦一仍其舊）共有三百零五篇詩，包括公元前十一世紀（或更早）至公元前六世紀，也就是商、周之交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年間的作品。它產生的地區，東臨渤海，西至六盤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漢流域，相當現在七省之地。

這些上下五百年、縱橫幾千里的作品，是怎樣搜集起來、匯總成冊的呢？先秦典籍沒有明確記載，漢人的著述，才陸續提到這一問題。有的說是“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禮記·王制》），有的說是“天子命史采詩謠”（《孔叢子·巡狩》）。班固說得更形象，“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食貨志》）就是說，每年

初春時候，由朝廷派出行人之官，搖着個大鈴鐺，到處徵集歌謠，然後集中交給太師（王室的樂官），由他審訂，編曲，再給天子演奏。那些“行人”是甚麼角色？何休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闔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原來充當“行人”的是些年老無依的人，他們搜集到的詩歌經過層層遞送，最後由諸侯“上達天聰”，獻給周王，讓他“足不出戶而知天下”。

由於這種“貨郎擔”式的採詩方法太理想化了，甚至有點滑稽，所以引起後人懷疑。清人崔述在《讀風偶識》裏認為：“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把採詩制度全部否定了。

根據現有史料，我們可以基本肯定，歌謠的採集工作，以音樂家們的貢獻最大。當時各國設有樂師，負責誦詩、奏樂的工作。他們除了自己創作之外，並搜集歌謠來豐富樂章。各國的樂章通過交流或進獻，集中到周王廷，統一由太師（樂官之長）掌管。因此，《詩經》的最早編纂者，應該是最有條件、又感到有此必要的周王室的樂官。說他們有條件，是因為王室保存的詩歌最多，既有大量的宗廟祭歌和宮廷樂歌，又有各諸侯國的民歌。說他們有必要，是因為舉行祭祀、典禮時，唱詩奏樂，必須有“歌本”“曲本”，而且，教育學生，還必須有“課本”。據《周禮·春官》記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教樂儀”，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可見，詩、樂，是當時貴族子弟的必修科目，他們的老師，就是樂官。最早的《詩》，應該就是他們的課本。這本子經過長期流傳，不斷增補刪訂，到六世紀中葉，便大體固定下來。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記載，吳

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魯國樂工演奏風、雅、頌的順序，與今本《詩經》大致相同。其後，孔子亦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見《論語》）。可見那時已有了和現存篇數、次序大體相同的《詩經》本子。過去盛傳的“孔子刪詩”之說，是不可信的（季札觀樂時，孔子才八歲）。但孔子晚年“自衛返魯”，曾整理過《詩》的樂章，使“雅頌各得其所”（見《論語·子罕》）。他又以《詩》作為學生的必讀教材，一再強調“誦詩三百”。孔門後學亦繼承了這個傳統。所以，孔子對《詩經》的保存和傳播，是有功勞的。

《詩經》成書以後，流播很廣，影響甚大。不但宴會、典禮上用到它，就是日常生活、外交往來，亦經常要“賦詩言志”；所以孔子才有“不學詩，無以言”的話。在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左傳》和《國語》關於引用詩歌的記載，便有二百五十條（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現存《詩經》的作品）。不過，當時人們引詩的特點，是“斷章取義”，所謂“賦詩斷章，余取所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大多不理會詩的原意。就是《論語》《孟子》這些儒家經典，亦極少有詩義的解說。這可能和時代有關，大概認為《詩經》是“近代文學”，無須解說吧。

到了漢朝，情況便不相同，它們已成了“古典文學”，非加詮釋不可。於是，四家詩說就應運而生。四家詩，就是魯人申培所傳的《魯詩》，齊人轅固所傳的《齊詩》，還有韓嬰所傳的《韓詩》和毛亨、毛萇所傳的《毛詩》。魯、齊、韓三家詩盛行於漢初，武帝時立有學官；《毛詩》最晚出，未得立。但到東漢時，衛宏為《毛詩》寫了《詩序》，太學者鄭玄又為它作《箋》，《毛詩》就盛行起來，三家詩反而逐漸失傳了。現在流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就是鄭玄作《箋》、唐朝孔穎達作《正義》的《毛詩》本子。三家詩說，則見於後人的輯本中（如王先謙有《詩三家義集疏》）。

到宋朝，朱熹編撰了《詩集傳》，和漢人意見多有不同。

同。清代《詩經》研究之學大盛，出現了很多專著，取得優良成績。比較重要的著作，以解釋詞義、訓詁名物見長的，有陳奐《毛詩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等；以解釋詩意見長的，有姚際恆《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近代學者，則以聞一多先生的研究最有成就。

二、《詩經》的內容

《詩經》三百零五篇作品，分為風、雅、頌三類。

風，就是民歌。它原是“風俗、風土”的意思，因為從這些歌謠裏可以“觀民風”，察知各地的風土人情，所以就把它們稱為“風”。《詩經》有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作品，產生於今之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及湖北北部一帶，大多數是民間創作。

雅，是“正”、“正聲”的意思，這是宮廷樂歌。其中又分為《小雅》和《大雅》。《大雅》共三十一篇，全是西周作品。《小雅》七十四篇，大部份亦產生於西周。大、小雅的區分，衆說紛紜。據朱熹的意見，可能前者用於較莊重的“饗禮”而後者用於一般的“燕禮”。雅詩大多是貴族、文人的作品。

頌，是讚美詩，用於宗廟祭祀，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序》），有些還兼作舞曲。頌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周頌》三十一篇，是周朝的頌歌，全部作於西周初年。《魯頌》四篇，是春秋前期魯國的頌歌。《商頌》五篇，是商朝的頌歌，但經過後人加工整理，所以又有人認為是春秋時的作品。這些祭祀用的頌歌，多數是貴族創作，有的可能出於宮廷史官、樂官之手，亦有少數是由民間祭歌借用來的。

以上是按體裁分類。如果按作品題材區分，可以分為史詩、政治詩（包括政治諷刺詩）、愛情詩、勞動詩和反映戰

爭的詩歌等五大類，另外還有少量的哲理詩、悼亡詩等。這些區分並不是絕對的，它們往往互相滲透，互相交織，構成了無比豐富、複雜的生活畫面，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下面，我們就扼要加以介紹。

《大雅》的《生民》、《公劉》和《緜》，記述了周民族起源、發展的神話和傳說，再加上歌頌文王、武王戰功的《皇矣》和《大明》，就構成了一組頗具規模的史詩，反映了從周的始祖后稷建國直到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商頌·玄鳥》記述了“玄鳥生商”的傳說以及商朝崛起的經過，和《生民》等詩相比，有詳略的不同。這些詩篇，記述傳神，描寫生動，開了後世敘事詩的先河。有些還充滿着神話色彩，引人入勝。比如《生民》第三段描寫后稷誕生後被棄不死的種種靈異：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還有《玄鳥》中關於商族起源的傳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正是我們先人這些奇麗的幻想，使這些作品具有“永久的魅力”。

提起政治詩，人們自然就想起屈原的《離騷》，那確實是政治抒情詩的傑作。那種上天下地的奇想，嫉惡如仇的激情，讀之令人感奮。但《離騷》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從《詩經》到《楚辭》的發展，有明顯的線索可尋。《小雅》的《正月》、《十月之交》、《巷伯》和《大東》，就是《詩經》中政治抒情詩的優秀代表，它們肯定曾給予屈原的創作以鼓舞和啓示。試看《巷伯》的一段：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這裏沸騰着對齷齪小人多麼熾烈的仇恨。《正月》，是西周東周交替時，社會大動盪、大變亂中產生的作品，詩人感時傷事，對昏庸誤國的官僚無比激憤：“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俱）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那些元老大臣和占夢官員，一個個都說“我最賢明”。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你怎能辨別它們的公和母呢？詩人的感慨是深沉的。《十月之交》更進一步，矛頭直指以周幽王的“豔妻”為中心的最高統治集團。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趣馬，楫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對那幫竊據高位、禍國殃民的狐羣狗黨，詩人表示極大的鄙棄，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正月》又這樣寫道：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政），胡然厲矣！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表現了何等深沉的憂國之情。“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均見《離騷》）就是這種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以上這些像火山熔岩般激情噴薄的文字，對屈原思想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再看《大東》。詩人馳騁想象，暢遊星空，歷數天上星宿的有名無實，傾訴東方人民困於沉重賦役的滿腔悲憤：

維天有漢，監（鑑）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天上的銀河，照不見人影。織女不會織布，牽牛不會拉車，天畢（網）星却張開在路上，箕星不能用來簸米揚糠，斗星不能用來舀酒漿，它不但舀不了酒漿，還把柄兒向西方高舉，似乎也在助紂為虐，讓周王室搜刮東方人民。以奇特的想象去抒寫鬱結的愁思，這正是《離騷》浪漫主義手法的直接來源。

這裏有位值得一提的女詩人——許穆夫人，她寫的《載馳》（《鄘風》）是《詩經》裏膾炙人口的愛國詩篇。公元前六六〇年，衛國被狄人破滅，衛人渡過黃河，暫時在漕邑避難。許穆夫人知道生身祖國危亡的消息，憂心如焚，馬上趕去漕邑弔唁，並準備向大國呼籲求援。許國大夫們惟恐招惹是非，「衆稚且狂」地竭力阻撓。許穆夫人堅定地回答：「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斬釘截鐵，擲地有聲！幾千年後的讀者，仍要被她的愛國熱誠感動。

《鄘風·北門》和《小雅·北山》屬於另一種類型。它們的作者都是處於下層的小官吏，由於身受權貴的欺壓，所以頭腦比較清醒，反戈一擊，易於揭出時政的弊端。如果說，慨嘆着「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的《北門》小吏，較多地還是感傷個人不幸的話，那麼，《北山》的作者，却是把整個統治機構腐敗的情景，披露於我們面前：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

享。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客觀的事實，鮮明的對比，比千言萬語的議論，更有力量。

除了上述那些深刻感人的政治抒情詩外，人們還發明了干預現實的銳利武器——政治諷刺詩。他們卓有成效地運用這一武器，對統治者們的醜言穢行，加以無情揭露和猛烈的鞭撻。如《邶風·新臺》、《齊風·南山》和《陳風·株林》，分別譴責了衛宣公、齊襄公和陳靈公三個國君的無恥行徑。其中以《新臺》寫得最生動、最成功。全詩用漫畫化的手法，把厚顏無恥的衛宣公挖苦得淋漓盡致，我們今天讀起來，仍感到鞭辟入裏，辛辣有力。另外，《邶風·相鼠》、《牆有茨》等，也是各具特色的諷刺詩。

《詩經》中數量最大、最為人稱道的，恐怕還是愛情詩（包括戀愛、婚姻各種題材）。光是“國風”部份，這類作品就有六十多首，佔全部風詩三分之一強。它們數量雖多，却面目不同，恍如百花競艷，各各呈現着動人的風姿。

有些表現少男少女熱烈、真誠的戀慕，像泉水一樣晶瑩、透徹：“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衛風·木瓜》）有些描寫山林草野、不期而遇的幽會，像大自然一樣樸野、清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舒而脫脫兮，無感（憾）我悅兮，無使麕也吠！”（《召南·野有死麕》）“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藏）！”（《鄭風·野有蔓草》）有些表現單戀的痛苦：“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周南·關雎》）“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陳風·澤陂》）有些敘述相逢的快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鄭風·風雨》）有些反映遠行離

別，刻骨的相思：“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衛風·伯兮》）有些又表現一往情深、忠貞不渝的愛：“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綰衣綦巾，聊樂我員。”（《鄭風·出其東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有些反映了戀愛的波折和苦惱：“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鄭風·狡童》）有些又描寫了幸福、美滿的愛情生活，如《鄭風·女曰雞鳴》和《唐風·綢繆》。

《鄭風·柏舟》和《王風·大車》，為我們塑造了勇敢爭取自由、幸福的女性的可愛形象。如《柏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鬻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父母強迫她放棄自己選定的對象，她表示到死也不改變主張。又如《大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生不能住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你同埋！要是認為我說謊，有這光輝的太陽在上！”這就是那位姑娘“指天誓日”時發出的錚錚誓言。其感情的熾熱、意志的堅決，令人不禁想起後世許多動人的愛情故事：孔雀東南飛、梁山伯與祝英台、杜麗娘與柳夢梅……

對婚姻的干涉常常給婦女造成莫大痛苦，而家庭的破裂，也給她們帶來很大的不幸。《詩經》中的“棄婦”詩，便有四首之多。《邶風·谷風》和《衛風·氓》，是其中的代表作。這兩首詩，都運用直書其事的“賦”的手法，通過回憶對比，反映詩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但兩首詩又各有特點。《谷風》表現了欲去還留、不忍遽絕的複雜心理，感傷多於

憤慨，《氓》則痛心疾首，徹底決裂，還要別人記取自己的教訓，怨怒溢於言表。從風格上看，前者較婉曲而後者較切直，但都同樣地扣人心弦。在當時的世界文學作品中，像這樣優秀的敘事、抒情詩篇，也是不多見的。

除愛情之外，勞動和戰爭，便是《詩經》裏最常見的題材。當着人們為共同的切身利益而從事生產、或投身戰鬥的時候，他們的情緒是高昂的，詩歌也充滿熱情的調子。如《周頌·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這裏描寫了豐收的喜悅。又如《大雅·緜》：“揀之陧陧，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描寫了建築工地上熱火朝天的氣氛，人們在盛土，倒土，搗土，削牆，音響的巨流，把助興的鼓聲也完全淹沒了。《周南·采芣苢》是一羣婦女採集芣苢（車前）時所唱的歌曲：“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迴環往復，一唱三嘆。她們愉快勞動的情景，恍如浮現在眼前。

要保衛和平的勞動，就必須勇於戰鬥，反對外來侵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這首《秦風·無衣》，是秦國將士們抗擊西戎入侵者的戰歌，它是那樣威武雄壯，在行進中和着整齊的步伐唱起來，簡直就像《馬賽曲》、《義勇軍進行曲》一樣鼓舞人心。

這只是事情的一面。《詩經》大量描寫的，還是繁重的兵役、徭役給人們帶來的普遍苦難。“春秋無義戰”，各國諸侯為滿足貪慾而彼此攻伐，受害的始終是廣大羣衆。《邶風·擊鼓》就表現了一位久戍在外的戰士對親人的懷念和對窮兵黷武的統治者的怨憤：“擊鼓其鐙，踴躍用兵。土國城

漕，我獨南行。……于嗟閼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厭戰懷鄉，情見乎詞。《小雅·祈父》性質和這相近。另外，《豳風·東山》和《小雅·采薇》，通過特定的情節，以精煉形象的筆墨，把歷盡艱辛的戰士在還鄉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委曲盡情地勾畫出來，成為二千多年一直膾炙人口的傑作。連曹操也這樣說：“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苦寒行》）而《采薇》的末一段開頭四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王夫之語），更被晉朝的謝玄目為《詩經》三百篇中的絕唱（《世說新語·文學》）。

和連年征戰相聯系的，是永無休止的徭役。《王風·兔爰》、《齊風·東方未明》、《魏風·陟岵》、《唐風·鶉羽》、《小雅·鴻雁》、《何草不黃》等篇，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這同一主題。有的憤激，有的淒婉，有的絕望，有的沉痛。“遍野哀鴻”這句話，就是從《鴻雁》一詩來的，它正集中體現了這些詩篇的悲慘內容。

《豳風·七月》，主要寫農民的奴隸勞動。他們成年累月不得休息，自己却“無衣無褐”，年青婦女還得受貴族公子的凌辱。這種生活簡直非人所能忍受。因此，較為勇敢的農民，便在《魏風·伐檀》和《碩鼠》裏，發出了憤怒的呼聲。他們對不勞而食的貴族領主盡情嘲罵：“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甚至斥之為大老鼠（碩鼠）。他們要擺脫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另尋“樂土”，去過自由勞動的生活，去建立“桃花源”式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理想國”。這種想法自然是無法實現的，但“詩言志”，通過這些不平的呼聲，我們也可以窺見當時社會上兩大階級的對抗和衝突，已發展到多麼尖銳、激烈的程度。

以上，我們介紹了《詩經》五個方面的內容。另外有些作品不在上述範圍之內，如《豳風·鴉鵲》這首寓言詩，《小